



半面妝

Crowning Love

文嫣 著
wenyan works

乱世中的凄楚，
凝成了眉宇间的沧桑，
硝烟中的爱情，
化成了掌心间的纹理。
初为人妇的时候，
我尽心做一个好妻子，
即便他心里装着别的女人。
直到那一纸休书送来眼前，
我不再纠缠，
从此，与他各行其道。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半面妆/文嫣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7

ISBN 978-7-80742-301-0

I. 半… II. 文…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201010号

出版者: 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书 名: 半面妆

作 者: 文嫣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工业区一号楼101号 电话 69590350

开 本: 32开

印 张: 9

字 数: 128千字

版 次: 200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2.00元

ISBN 978-7-80742-301-0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半面恼红妆，

风花雪月，

自古依然。

最初的相遇就注定了最后的结局。

乱世中的凄楚，

凝成了眉宇间的沧桑，

硝烟中的爱情，

化成了掌心里的纹理。

初为人妇的时候，

我尽心做一个好妻子，

即便他心里装着别的女人。

直到那一纸休书送来眼前，

我不再纠缠，

从此，与他各行其道。



楔子
云破月来花弄影

005



第壹话
犹记当时绿罗裙

010



第贰话
伤高怀远几时穷

035



第叁话
隔墙送过秋千影

055



第肆话
如今处处怜芳草

078



第伍话
细算浮生千万绪

101



CONTENTS 半面妝

Crowning
Love



第陆话

醉后不知斜日晚

124



第柒话

人生若只如初见

149



第捌话

几日行云何处去

176



第玖话

无言谁会凭栏意

204



第拾话

饮恨脉脉同谁语

229



拾壹话

梦魂纵有也成虚

253





楔子

云破 月来花弄影

ENCOUNTER

从街道巧遇的那天起，我就喜欢看他的笑，像此刻这样的笑，
还绝，他如水的眸子始终是清澈的，荡漾着令人迷醉的光华。
纯得逼人，比女人



Crowning Love



宣穆三年，春。天下四分，尤其以位居北方的昶国最为强盛，各方邻国经常进贡，以求安康。

昶国的都城蓟都一向富庶。华灯初上时，天子脚下盘踞着的王公贵胄总喜欢流连于蓟水旁的桃花堤。正如其名，这里人面桃花相映红，是男子们避不开的温柔乡。

被浓郁胭脂味熏染的整条街总是显出别样风情，桃花堤旁最负盛名的就是花满楼了。这里的姑娘原都是前朝大家闺秀之后，个个满腹经纶、琴棋书画无一不通。偶尔成群结对，手执绢扇凭栏远眺，皓齿明眸，一颦一笑，不经意的一垂眸都能让来往的士子们裹足不前。

天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我喝了口凉茶，额间还是沁出了薄汗，身旁的婢女见状立即上前，掏出绢帕，替我擦拭。

“过来。”放下茶盏，我抿起唇，朝身旁的女子钩了钩手指。她很听话地就贴了上来，我故作轻佻地将她揽入怀中，“那姑娘，你们嬷嬷养了多久？”

“也才一月有余，可人家香沫长得漂亮，嬷嬷早把她看做摇钱树了。”她轻笑道，一边把玩着我的鬓发。

就在这时房门被打开了，我看见那个叫做香沫的姑娘，尾随着一袭青衣的男子跨进屋子。

老鸨嬷嬷跟在后头一脸沮丧，这表情我是熟悉的。她早已认不得我了，可我毕生都记得她。八岁那年晨姨将我买走时，她也是这模样。

“怎么，嬷嬷您肯卖了？”我问向老鸨。

闻言后，浓妆艳抹的老鸨皱了皱眉，目光怯弱地瞄了眼那个青衣男子，开口道：“卖，宋爷都出面了，我哪敢不卖？只是我说，你们这晨潇



酒庄是打算改行开妓院不成？三天两头地来我这里赎丫头，这还让不让我活了啊。”

“嬷嬷笑话了，改日让人替您送些好酒来。”确实，常人不理解，晨姨隔三差五地就会派我或大师兄来蓟都桃花堤，赎些身不由己的丫头，可酒庄又从来不留她们。

“呵呵……”老鸨心情大好地掩嘴嬉笑，“柳二爷，您别只是随口胡说，花满楼可等着你们酒庄的好酒。”

大街上的人都管我叫柳二爷，谁都猜不到我其实是酒庄的小师妹，经常出入烟花巷柳替晨姨赎人。这女扮男装的把戏我是越发熟稔了，而这一次我更要享受作为一个男子的为所欲为。

见我无兴趣再搭她的话，老鸨也识趣，扭腰摆臀地移到了门口，冲外头招呼了句，接着才看向我们：“两位爷好好歇，我这就带香沫下去打点。”

我支着头，懒懒地目送老鸨离开。就见青衣男子大咧咧地坐下，似笑非笑地瞧着我：“我帮你那么多回，怎么就没见你送两坛好酒给我？”

“不过是百姓抬举，晨潇酒庄的酒也不过如此，况且……怕是宋兄早喝腻了。”我微翘起唇角，斜睨着他。

他说他叫宋易，我们的交情有些诡谲。他帮过我，每回老鸨嬷嬷不肯放人，都是他出面的；我在蓟都惹的大小麻烦，也都是他适时出现，替我解围。不过他也刁难过我，每次都跟我抢姑娘。心情好时，我喜欢和那些士子们把酒言欢，巧的是都能碰上他，他也总会记得给我难堪。

“是柳二爷抬举我，谁人不知晨潇酒庄只酿贡酒，寻常百姓就算是有钱都喝不上的。”

我望着他，忽然恍神了。从街边巧遇的那天起，我就喜欢看他的笑。像此刻这样的笑，纯得逼人，比女人还艳。他如水的眸子始终是清澈的，荡漾着令人迷醉的光华。这张脸就像初春桃树上第一抹粉霞，叫人恍惚。



我一度以为，他也是女扮男装来着。还有，他穿着青衣的模样，衬得他更加俊朗了，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好看。

“别客套了。”我伸手拍向他的肩，豪爽地举起酒盅，“陪我醉一晚，以后怕是没有机会再见面了。这次不跟你抢姑娘，香沫你带回府，好好善待。”

“为什么？”他倏忽起身，声音里透着从未有过的紧张。

“不为什么，我就要修身立业齐家了。”我仰头，一口喝完酒，又斟了杯。他拦下了我，眼神灼灼地死锁着我：“我要听实话。”

“这就是实话，你到底要不要陪我喝？”

犹豫了片刻，他抢过酒壶，就这样对着壶口喝了起来。任凭酒液溢出唇角，蘸湿衣裳。看起来比我还要颓废。

我笑了笑，也不再多话，这晚我们都醉得不省人事。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陪我，只知道我是特意来放纵一回，买一场醉的。因为，往后蓟都城再也没有柳二爷，只有柳默静，或者该说是夏侯府的大少奶奶。



第壹话

犹记

当时绿罗裙

MEMORY

他转过头，像是醍醐灌顶，瞧着我，小心翼翼生怕触伤的眼神，慢慢靠近，我没出声，只抬头望着他，眼神凄怜，我是当真觉得累……



Crowning Love





习习的晚风透过微启的轩窗而来，我轻仰着头，赤红的喜帕模糊了我的视线。我不真切周围丫鬟们的表情，也看不真切这主屋里的一景一物。感觉是这样的陌生、遥远，却不让我觉得害怕，只是心里头难免涌起一阵苍凉。

这是我的新婚之夜，没有出阁的娇羞，没有娘亲的耳语叮咛，有的只是无奈和萧瑟。如此盛大的排场，该是无数待于闺中的女子所渴求的。可我从来不奢望，因为不想侍奉这样的夫君。夏侯少清，世人说他年少有为、俊逸倜傥，而且还是当朝首富。

的确，他什么都好，唯一的不足便是心里早就住下了一个身影，而那个人注定不是素未谋面的我。

蓦地，想起十五岁那年和二师兄拌嘴，嚷嚷着说自己一定会嫁一个疼我、宠我，心甘情愿到老不弃的人，使我柳默静甘为绕指柔，化做一潭弱水，为他沉寂。

才过了两年，现在再回忆起这番话，我禁不住嗤笑出声，烂漫幻想终究敌不过现实。我早知道，是晨姨和潇叔带我离开了花满楼，给了我重生。但凡晨姨开口的事，我拒绝不了，即便心里头有千百个不情愿，我还是得嫁。因为她要我嫁，只是一直想不明白晨姨为何明知一切，还狠得下心，硬生生地毁了我的大半辈子。

一月前，晨姨要我别再出门，并找人赶紧缝制嫁衣。甚至连一句解释都没有，她吃定了我不会问，也不会违抗。

我忽然溢出唇畔的笑声，让一旁的丫鬟有些不明就理地朝我看了过来。轻耸了下肩，我若无其事地挑眉，伸手摸向头上的凤冠。



“大少奶奶，不可以……”我还没反应过来，挨在床榻边的丫鬟就叫嚷开了来，弄得大家一阵乱忙。

愣了愣，我才了然地放下手。

她该不是以为我想径自掀了喜帕吧。

眨了眨干涩的眼，被这么一点拨，我确实想任性地摘下喜帕凤冠，骄傲地拂袖而去。告诉这蓟都城里念叨了一天的百姓们，我柳默静压根就不屑依附夏侯少清这富丽堂皇的高枝；专司贡酒的晨潇酒庄也不是非得攀上这门空有其表的亲事不可！

可无奈，这凤冠上的一珠一帘缠得太紧，又怎是我这双手能理顺的！

门外突然扬起的喧闹，扰乱了我这天真的妄想。我黯淡下表情，静静地聆听等候。

房门突然被踢开了，一阵鼎沸人声传来，声声“恭喜”。不一会儿，沸腾的房间里又突然变安静了，我的夫君步步跨入，脚步踏得极轻。

“大少爷，该揭帕了。”

隔着喜帕，他凝视了我良久。我也看着他，隐约已看清了这张脸，果然出奇的俊秀好看。直到一旁有人吱声提点，他才回神，随意地拿起喜秤，一瞬间就挑开了喜帕。快得让我都来不及伪装上最精致的表情，就这样赫然傻傻地呈现在他的眼前。

不知怎的，好像我的脸上突然长出一枝花来，周围倏地响起抽气声，很是不合时宜，就连他，都突然愣住了，深邃的眼神闪烁着，直愣愣地望着我，一脸不可置信。

我垂眸，目光凝聚在他紧紧握住喜秤的白皙手掌上。他的食指若有似无地轻颤，骨节已微微泛出青色，不经意地，拨动着我的心弦。

“柳默静？”寂静中，他微微启唇，声音悠然遥远，仿佛与我隔着崇山峻岭。



我点点头，环顾屋子，迷惑于大伙的震惊。到底出了什么事？莫非我的脸会定身术？

没有预期地，他突然抬手，抚上我额间的朱砂痣，轻柔的触感顿时传来：“这颗痣不是点上去的？”

我摇了摇头，不是忘了说话，而是不想说话，生怕一开口就破坏了这静默的氛围。他的目光万分眷恋地在我的脸上游移，仿佛在寻找什么。

恍惚间，丫鬟上前，双手熟练地替我们剪下一缕发丝，系了同心结。让我想起了那句话，不禁莞尔轻笑。他有些不解地皱眉，问我：“笑什么？”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原来真的只有体味过了才会明白。”可实则，我真正想到的是：谁料同心结不成，翻就相思结，这才是真正的现实。

夏侯少清接过交杯酒与我共饮，没有爱意在交缠的手肘间流淌，他更像是在借酒浇愁。用交杯酒来浇愁，我挑挑眉，没想到他爱得还真是深刻。一切烦杂琐碎的程序完后，我才意识到尴尬，两两相望，没有话语。

片刻之后，我才彻底了然他眸中的情绪，那么的复杂，我只是知道那里面有太多东西在交错，唯独没有爱。

过于冷清的场面使方才跟少清一同进来的男子也有些不知所措，只好左右张望着，他叫德功，我听到别人这样叫他。幸好有个女孩突然破门而入，领着一堆人，风风火火地嚷嚷着：“大哥，该闹新娘了，外头大伙都等着瞧你这美娇娘……”

女孩的声音在瞧清我的脸后，越来越轻，慢慢地呢喃出声：“游怡……怎么可能！”

“我叫柳默静。”我突然明白了，女孩口中的游怡肯定是夏侯少清心里的人，而我……好巧，该是和那个游怡长得像极了，难怪大伙都一脸诧异。